

援
越
抗
美

第七輯

歌唱英雄阮文追



歌唱英雄阮文追〔桂林漁鼓〕

战士 鍾海明

美帝疯狂搞侵略，
越南战火紛紛飞；
英雄民族驅虎豹，
抗美救国显神威。

（白）同志們！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的壮烈斗争中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上千成万的，下面，且听我把不屈的英雄阮文追来唱一唱——

表的是越南英雄阮文追，
奉命在西貢公路上埋地雷，
一心把战販麦克梅来炸死，
除去这人間的恶魔鬼。
誰知不幸被賊圍，
美国佬抓走了阮文追。

这下子，敌人欢天又喜地，
开动了宣传机器把牛皮吹。
吹什么“剿灭越共大胜利”，
說什么要“彻底消灭游击队”。
匪徒阴谋要把口供逼，
鞭棍毒打阮文追。
上电刑，老虎凳，

英雄血点如雨飞。
阮文追，赤胆忠心爱祖国，
丹心一片向阳开。
不屈不挠骂美帝，
意志坚贞一字不说游击队。
鞭棍毒刑难磨英雄志，
敌人无耻阴谋化成灰。
侵略者为了杀一儆百施毒手，
下令杀害阮文追。

这一天，满天乌云遮太阳，
刑场上，站满面目可憎的美国鬼。
敌人手持屠刀寒光闪，
又抬着美国棺材来显威。
还想把英雄来污蔑，
请来西方阿飞记者一大堆。
阮文追，对敌仇恨烧胸膛，
胡主席教导刻心扉。
挺胸阔步赴刑场，
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。
两眼怒视美国贼，
愤怒高声斗牛鬼：
“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，
有罪的正是你们这帮魔鬼！
是你们，在南方——
奸淫掳掠如禽兽，

剖腹挖肝胜魔鬼。

是你们，在南方——

轰炸扫射放毒气，

灭绝人性的坏事做出来。

（白）集中营，大屠场，

‘战略村’是活地狱！

美丽的南方，

村庄田园变焦土，

人民的灾难深如海！

你们双手沾满了我同胞血，

你们犯下了滔天的罪。

恨我的任务未完成，

没炸死你战贩麦克梅！

恨我未能赶走美国佬，

没杀尽你们这帮魔鬼。

恨我不能再握刀枪，

彻底解放全人类！

骂一声，狗强盗，

你们只杀得我人一个，

杀不完越南千百万阮文追！

（白）再见了，同胞们！祖国万岁！胡志明主席万岁！”

阮文追冷眼横对刽子手，

昂头喜看红旗迎着朝阳飞！

越南人民的好儿子，

不屈的英雄阮文追！

你的語言象彈雨，
射穿美帝黑心肺；
你的語言如戰刀，
刀刀劈向美國鬼。
你的聲音是春雷，
震撼了黑暗的舊世界！
你的聲音象戰鼓，
鼓舞了越南人民鬥志添百倍！
刑場上，你頂天立地色不變，
吓得劊子手个个渾身打抖臉發灰！
你獻出了熱血和生命，
把世界和平來保衛。
你為祖國添驕傲，
你如紅日光芒萬丈無比光輝！

革命的烈火撲不滅，
人民的鬥爭摧不毀！
一個阮文追被殺害，
千萬個阮文追站起來！
戰旗破長空，
南方起風雷。
西貢又出現阮文追，
炸得美國“大使館”天上飛！
峴港出現阮文追，
美帝登陸艦被炸碎。
邊和出現阮文追，

几十架美机被炸毁。
波来古出现阮文追，
炸得美国佬血肉满天飞！

英雄名字响遍了全球，
打虎勇士人人敬佩。
处处高歌赞英雄，
人人学习阮文追。
亚洲人民学习你，
举刀枪，挥铁臂，
决心打败美国鬼。
非洲人民学习你，
争独立，求解放，
殖民主义的枷锁要打碎！
拉丁美洲人民学习你，
美帝后院点烽火，
千万人愤怒反美大示威。
中国人民学习你，
横刀立马举战旗，
援越抗美的战号频频吹！
全世界人民学习你，
千万条绞索齐拉紧，
绞死万恶的美国鬼！
这正是：
革命人民——前赴后继打美帝，
胜利红旗放光辉！

独胆英雄黎平〔唱詞〕

紅 風

說的是六四年八月某一天，
西貢市出現了一个闊少年。
二十出头瘦瘦个子，
西服西帽嘴里叨着一支烟。
看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，
不是赴约会就是玩水游山。
不！他不是公子哥儿閑游客，
他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地下人員。
（白）名字叫黎平！
他乘上公共汽車向郊区出发，
窗外美伪軍搶劫放火喊杀連天。
多少妇女被奸污，
多少青年脑袋被打穿，
多少房屋被毀坏，
大好河山被弄得瘴气烏烟！
黎平看在眼里恨在心間，
他无比憤怒不禁握紧了拳。
罢，罢，罢！
万丈怒火暫且压下，
組織交給千斤重担挑在肩。

（白）是什么重担呀？原来是他要只身潜入光中基地炸毁伪军通讯中心。现在他下了车，换上了农民服装，通过了几个“战略村”，又通过了一个布雷地带，开始进入光中基地了。

为了不让敌人发觉，
就得穿上基地居民的衣衫。
应该把尼龙衬衣穿上，
束带的短裤、鞋子式样要新鲜。

他悄悄溜进一所别墅，
衬衣短裤都设法找齐全。
就是鞋子还没法找，
突然传来怪声怪气的音乐声一片，
原来另一所别墅开晚会，
他从后门溜进里边。

一眼看去他喜出望外：
鞋子堆满在正室前。
晚会按照越南人的习惯，
客人都要脱鞋在门外边。
他拣了一双鞋子暂穿上，
变成个衣冠楚楚的洒脱青年。
这一来就可以随意走动，
准备炸毁伪军通讯中心地点。

光中基地在西贡郊外，
靠近主要机场的旁边。
这个南越的军事通讯中心，

特別顯得戒備森嚴。

好個勇敢機智的黎平，

他把主要發報中心地點都弄清，

房基多高牆有多厚，

出入路口他都探明。

偵察了建築物的分布情況，

完成任務就悄悄轉上歸程。

（白）這時舞會還沒結束，他便把鞋子放回原來的地方，又把襯衣褲子還給主人。

便趕回去帶來一大包炸藥和一架可以折疊的梯子，準備進行爆破——

他原計劃在黎明前到達目的地，

可是因帶炸藥延誤了時間。

只好把炸藥和梯子隱藏好，

同時找個地方躲過白天。

天黑後他通過一排排鐵絲網，

又飛越三道戰壕勇往直前。

他一天沒吃東西渾身無力，

還堅持帶着炸藥、梯子不畏艱難。

他剛剛爬到一塊墓碑後，

幾個探照燈集中照在他身邊。

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

才沒有被敵人發現。

當他到達目的地，

才發現梯子太短難以攀登。

他找石頭壘了一個小台子，

然后把梯子搁在台子上边。
他把大包炸藥送上去，
正放在爆炸目标下面。
安上了一个自动装置，
和另一个带有电綫的装置紧紧相連。
万一自动装置失了灵，
他可以按电扭把炸藥烧燃。
安好后他迅速离开目标地，
躲在一片烟草田。
可是这时天已亮，
一名伪軍出现在他跟前。
枪口对着他大声叫：
“你是誰干什么蹲在烟草田？”
黎平沉着地来回答：
“我是这里的人解手到田边。
身份証我遺留在家里，
不信你就随我回家去驗明。”
伪軍要他馬上交出身份証，
三言不合就起脚动拳。
正巧这时炸藥爆炸了，
一声巨响烈焰冲破了天。
吓得伪軍慌了手脚，
黎平乘机逃走恰似箭离弦。
猛一甩身从小路跑掉，
回头遙見基地冲起一股浓烟。
通訊中心被炸毀，

里面的伪军也被炸得肢体不全。
这是黎平英勇事迹一小段，
下回再唱他怎样只身炸毁了敌兵舰！

“朝”式性传染病〔相声〕

吕桂树 胡家驖

乙：老沒見了？

甲：我調动工作了。

乙：調哪去了？

甲：兽类研究院。

乙：嗽，专门研究豺狼虎豹。

甲：专门研究美帝国主义。

乙：啊！

甲：美帝国主义不是只紙老虎嗎？

乙：对，倒是兽类。那么您对紙老虎的研究得出什么結論？

甲：根据我对美帝这只紙老虎的研究，我发现它是个紙老虎。

乙：嗯，您还真是有所发现！

甲：紙老虎最大特点是：外表吓人，内部空虚，色厉内荏，外强中干。目前侵越美军得的那种病，最能說明紙老虎的特点。

乙：噢，紙老虎得的什么病？

甲：叫“朝”式性传染病。

乙：噢，潮湿性传染病，我明白了，南越是个多沼澤的地方，紙老虎反潮了？！

甲：不，这是美国兵身上特有的一种疾病，它普遍流行在美国的海陆空军中，它曾經有过两次大发作，一次是在美軍侵朝战争当中，一次就是目前在美軍侵越战争当中，美軍的这种疾病，比他在侵朝战争当中有了更大的发展。

乙：那么，您說說它这种病的症状。

甲：症状种类很多，常見的有这么几种：听到枪声就哆嗦，听到炮响就叫媽，未上陣地先祷告，要听說游击队来了，脑袋瓜子发炸，头昏眼花，上牙打下牙。

乙：这不是美国兵在朝鮮战场上得的那种吃惊病嗎？

甲：要不，怎么叫“朝”式性传染病呢。

乙：噢，它在朝鮮战场上得的吃惊病，又传染到南越战场上来啦！

甲：哪呀！它那病压根儿就没好。美国鬼子在朝鮮战场上，尝够了中朝人民的鐵拳，就得了这种吃惊病。可是狗改不了吃屎，狼改不了吃人，帝国主义

永远也改不了侵略的本性。今天又在侵越战争中遭到了越南人民的沉重打击，在这条没有明显战线的南越土地上，英雄的南越人民为美军到处设置了地雷阵、陷阱、竹尖桩，弄得美国佬寸步难行，到处挨打……

乙：您等等，陷阱、竹尖桩是怎么回事？

甲：这是南越人民为了打击美国侵略者创造的一种新式武器。

乙：噢，那您介绍一下。

甲：用劈开的竹子，把两头削尖，在陷坑里插满这种竹尖桩，上面做好伪装，美国鬼子一到，噗喇就陷进去了。囫圇个儿的掉进去，抬出来您再看……

乙：没变样？

甲：成大漏勺了。

乙：好德性。

甲：南越人民除了在正面战场上打得美帝头破血流，还在它重兵把守的地方进行了多次大爆炸，炸毁了它的燃料库，弹药库，飞机场，美国驻西贡的新闻大楼，直到美国驻南越的大使馆，游击队神出鬼没，不管黑夜还是白天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出现，弄得美国佬日夜惊慌，心神不安，白天吃不下，晚上睡不着，两眼直瞪瞪，

連脖子都长长了半英尺。

乙：脖子怎么长了？

甲：因为害怕游击队……

乙：嗽，老是东张西望呀！

甲：过去，美国兵听见枪声就哆嗦，现在有人在二十英里的周围撕个纸烟盒，都能叫他跳起来。

乙：瞧这本事。（无意弄出声响）

甲：（吓一大跳，在身上乱划十字）“上帝保佑，哪儿又爆炸了？”

乙：爆炸啦？

甲：你拍巴掌干什么呀？

乙：拍巴掌也不行？

甲：拍巴掌的声音在美国兵的耳朵里就是炸药爆炸。谁要在半夜里拍一下巴掌能叫它整个营房都乱了套。

乙：这不是神经错乱吗？

甲：这种病，发病率强，死亡率高，传染性大，得这种病的美国兵没有一个治好了的。

乙：那您能介绍几个具体例子吗？

甲：行啊，咱们这么着吧。

乙：唉。

甲：不，咱们那么着吧。

乙：行。

甲：您说咱们怎么着呀？

乙：我知道您要怎么着呀！

甲：我这有一筒胶卷儿您看看吧！（作掏胶卷状，做打开的动作）嗤儿。这是
在西貢的一个美军医院里照的，这种
医院，每天都有几百名伤兵来挂号，
凡到这医院来的，都有它一段永远难
忘的经历。

乙：我看看，（作接胶卷状）嗯，还挺
清楚呢。

甲：那您慢慢看，看完了给我送去。（欲
走）

乙：您等等，我还是听您说吧。

甲：您看这第一张。

乙：这美国兵，躺在床上，看着饭叉子，
张着嘴，瞪着眼，惊恐万状，是怎么
回事？

甲：您看明白了。给我，（作收胶卷状）
嗤儿。

乙：收起来了？

甲：呆会再看。这小子是南越伪军中的一个
美国少校顾问，名字叫托皮法扎。

乙：叫什么？

甲：托皮法扎。

乙：什么、什么？

甲：这是英文，您得细听，叫头皮发炸。

乙：头皮发炸呀！他是怎么进的医院？

甲：那天，这小子带一个伪军连，乘直升飞机向解放区窜犯，到了地点，他提心吊胆地下了飞机，往前走了没多远，山上就冲下来南越人民游击队，红旗在前，刀光闪闪，机枪一响，伪军一片片倒在地上，这小子一看队伍乱套了，抱着脑袋就往回跑，一不留神，呱噤，噤里扒拉，七、八个伪军加上他，一块掉陷阱里了；这陷阱里布满了竹尖桩啊，这小子一看把它吓坏了，爬起来，扒上坑边，跳上飞机，捂着腮帮子就逃跑了。

乙：唉，竹尖桩怎么没把他扎死哪？

甲：他底下不是垫着七、八个人吗？！

乙：唔，那他捂着腮帮子干什么呐？

甲：他脸上还扎着半截竹子呐。

乙：噉，带走了。

甲：就这样，这小子进医院了。

乙：哎，那他瞪着眼看饭叉子干什么呐？

甲：那饭叉子不是有尖吗，他一看见饭叉子就想起竹尖桩来了。

乙：噉，扎怕啦？！

甲：从那儿起，他看见带尖的东西就头皮发炸，说也巧，他那天上厕所，半道儿碰上个刺猬，没完成任务就回来

了。

乙：嘿。

甲：您听着新鮮吧？

乙：是新鮮。

甲：還有新鮮的吶，您再看這個。（再作掏膠卷狀）嗤兒。

乙：又打開了。（瞧看）這個放着床不躺，躺在地下張牙舞爪干什么吶？

甲：這個，您看清楚了嗎？（作收膠卷狀）嗤啦。

乙：您不嫌麻煩吶，干脆挂這兒吧！

甲：對，挂這兒。（做挂在台前的動作）

乙：這小子是怎么進的醫院吶？

甲：他是侵越美軍的一個士兵，名字叫哆哩哆嗦。（讀快些）

乙：什麼？

甲：哆哩哆嗦，他是一犯病就躺在地上打哆嗦。

乙：噢，盡哆嗦哇。那麼他是怎麼犯的病？

甲：正趕上雨季。美國鬼子害怕游擊隊襲擊，在營房周圍布置了連鎖地雷群，这天晚上當官的在屋里正指着地雷向當兵的訓話呢。

乙：他是怎麼說的？

甲：“我們美國的地雷威力最大，踩响了